

---

ICANN69 | 社群日会议 — ICANN 董事会和签约方机构联合会议  
中欧夏季时间 202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 — 16:00 至 17:00

## [本次会议正在录音]

弗兰科·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 202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的 ICANN 董事会和签约方机构联合会议。

我是 ICANN 的员工弗兰科·卡拉斯科，我将担任本次会议的远程参会经理。

在开始之前，我想简要介绍一些重要的信息。

请注意，我们将通过 Zoom 网络研讨会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另外请知悉，本次会议的聊天室仅供 ICANN 董事会与 CPH 成员之间进行互动时使用。因此，我们今天将来自双方的成员升级为专家组成员，只有他们才能发言。

请专家组成员在 Zoom 中举手示意，以便加入会议。所有专家组成员默认都处于静音状态，因此发言时，请解除静音。在发言之前，请确保您已将其他所有应用通知静音，并清楚说明您的姓名和附属机构，以便记录。

---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或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

请注意，董事会只会回答参会选区的提问。因此，本次网络研讨会上的问答窗格已被禁用。

此次会议提供实时速记，您可以点击网络研讨会工具栏上的“隐藏字幕”按钮进行查看。

另外，您还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阿拉伯语和俄语口译服务。请查看聊天室内发布的信息，了解使用方法。

本次会议的所有与会者均可在聊天室中发表评论。为此，请使用下方聊天窗格中的下拉菜单，然后选择“回复所有专家组成员和与会者”。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您的评论。请注意，在 Zoom 网络研讨会上，只有专家组成员之间才能进行私聊。因此，对于专家组成员或普通与会者发送给另一普通与会者的任何消息，其他任何人也可以看到。

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音，聊天会话也在存档。

最后，我们恳请本次会议的所有与会者遵守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您可以访问 Zoom 聊天室中提供的链接，查看标准内容。

说了这么多，下面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马腾，现在把时间交给你了。

马腾·波特曼：

谢谢弗兰科。谢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参加本次与签约方机构的联合会议。

虽然已经过了漫长的一周，但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会议要开。我很清楚，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现在还是清晨，特别是对于美洲。对于其他人而言，现在的时间可能较为方便。不过我们意识到这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包括社群、组织中参与筹备此次会议的所有人员，甚至我们董事会成员也不例外。

因此，除了缺少面对面会议中习惯的社交互动之外，我们不得不在全球各个时区参加会议，这无疑是全球虚拟会议的一大缺陷。但好的方面是，你们不必离开家人，而且无需长途跋涉即可参加任何一场感兴趣的会议，哪怕您最感兴趣的只有一两场会议。

既来之，则安之，所以我们需要充分利用这次会议。但是，我们彼此应意识到，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一挑战，并且这是目前我们能做的最好安排。

至于我们可以如何改善，让我们拭目以待，为此，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与社群合作，希望在这种谁也不想看到的情况下，确保我们能共同找到最佳的前进方向。

因此，我们非常期待与签约方机构合作。下面有请我们的贝基 (Becky) 主持本次会议。

有请贝基。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非常感谢。

无论你们身在何处，大家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感谢大家加入我们。

我们今天将探讨一些有趣的问题，我想我们首先从你们提的问题开始。我想把时间交给签约方机构，你们有没有开场白要讲呢？

看来没有。

好的。

阿什利·海内曼

(ASHLEY HEINEMAN):

我是阿什利·海内曼。抱歉。我不知道该怎么举手。我向大家道歉。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抽时间与我们讨论并首先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非常之多。我想我们的问题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对于过去，我感到抱歉，因为我们没有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想法。

不过，从很大程度上而言，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新意，每次出现危机点，这个模型都会受到批评，我们对此真的很疑惑。

---

我们真的很想知道，你们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何看法。如果有必要，我们很愿意也很高兴进一步阐明这些问题的含义。

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

唐娜 (Donna)，你想 —

唐娜·奥斯汀

(DONNA AUSTIN)：

不，我想阿什利说得差不多了。我也表示欢迎。很高兴来到这里。谢谢。

贝基·拜耳：

好的。非常感谢。

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我要说我们并不认为 EPDP 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的败笔。我们认为，它实际上是成功之笔，因为在政策制定方面，对可以采取的措施的限制是由法律确定的，尤其是 GDPR 以及其他数据保护法律。我们认为，政策制定是在 ICANN 或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或 ICANN 社群的个人会员都无法控制的约束下进行的。

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不是成功的。我想我们已经表达了这一点。据我所知，跃然 (Göran) 已经发布了一篇博客，祝贺了社群的工作，包括正在进行的工作和已经完成的工作。

我们和组织会继续在欧洲就 GDPR 相关问题进行对话，寻求法律上与此有关的明确规定，如果它们得到了解决，可能会带来更广泛的政策考虑。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和适用法律施加的限制内开展工作。而且，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并非旨在绕过法律。

我想问问跃然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还有其他话要说，因为我知道这篇博客是他有感而发，最大的用意在于确保社群了解我们的想法，也就是我们认为这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

马跃然

(GÖRAN MARBY):

是的。我不觉得它是失败的。我认为 PDP 已经很完善了，因为 GNSO 理事会接受的建议是尽其所能。

我认为现在对它提出批评的一些人，他们很失望，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失望情绪找错了方向，因为如果他们认为 SSAD 模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法律问题并改变这种法律的基本运作原理，那么他们就错了，这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而且我也一直在这么说。

我的一部分工作是一因为我实际上是相信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我应该把“实际上”去掉。我确实相信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也相信 ICANN 的做法。所以一有机会我就会表达这一点。

你们还可以看到，在给总干事和欧盟以及其他人士写的信中，我们也维护了这个模型。因为我们明确地说过，ICANN 社群会竭尽所能。现在，这要取决于其他方的态度。显然，如果欧盟委员会、欧盟、欧洲成员国或数据保护机构不愿采取任何行动，那么他们就乐于接受现状。如果他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或回应我们的问题，那么就表明他们对访问权限以及个人或组织访问 WHOIS 数据的方式很满意。如果这样，ICANN 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这就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

我不知道，不管执法机构和其他机构对我们说什么，他们对此事的措辞可能都大同小异。但是，似乎只要他们不做任何改变或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就很高兴。那么，我们就只能接受现实。

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我看到鲁本斯 (Ruben) 问，EPDP 是否表明了存在问题，即便这只是不满各方的看法？

我认为答案绝对是肯定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的方面。

---

你们在问题中提到签约方机构如何为董事会提供支持，我们特别感谢你们的好意。

下面我想请曼蒂娜 (Mandla) 和马修 (Matthew) 来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有关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工作。之后，我希望我们可以进行自由讨论，探讨一下今后如何通过虚拟形式彼此合作与支持，以及在恢复面对面会议之后（至少部分恢复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改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并确保你们在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时，不会总是将其归咎于模型的失败，而不认为它是有效的。

那么，马修和曼蒂娜，谁想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呢？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谢谢贝基。我先来，然后再由曼蒂娜接着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正如贝基所说，也正如你们在问题中明确说明的那样，我们如何确保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在新的形势下仍然行之有效？

我们一直在探讨如何让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更有效。不过，这项工作在当前环境之前就已经启动了，以前召开 Zoom 远程会议只是作为会议的补充，而现在它却成为了我们必须使用的媒介。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工作稍微带来了一些影响。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作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演进的一部分，我们一直在努力改善的一些关键因素与这种新环境和疫情之前一样重要。这些因素涉及确定工作优先级、确定工作范围和达成共识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确定的范围越广，我们就可以优先开展更多的工作，工作就会变得更加轻松，而且也就不会那么麻烦，因此工作就会更加专注。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在改进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时，我们需要做到的是，确定工作优先级、工作范围以及其他关键因素，不仅过去如此，目前在疫情期间更应如此。

现在我把时间交给曼蒂娜，她将为大家介绍该问题的最新进展，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的最新信息。

谢谢。

曼蒂娜？

曼蒂娜·米斯曼

(MANDLA MSIMANG): 抱歉。马上就好。

谢谢。

谢谢。我介绍一下，我是 ICANN 董事会的曼蒂娜·米斯曼。

那么我接着马修的讲，就你们提出的问题而言，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让大家知道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正在不断演变，对吧？

因此，缺乏利益相关方和整个社群的意见，它就无法发展和完善。

正如马修刚开始所说的那样，这一流程已经开始了，我相信 CPH 一直在遵循这个流程，它大约是在一年半之前，也就是去年年初开始的，是 ICANN 运营和财务规划审核流程的一部分，当时董事会通过布莱恩·库特 (Brian Cute) 领导的流程征求了意见。布莱恩促成了这个流程，并曾担任过 ATRT1 和 2 的主席。在纳入社群意见后，他所推动的流程确定了六个主要问题，社群认为这六个优先主题阻碍了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效性和有效运作。

其中优先级较高的是确定工作优先级、有效利用资源。

我们发布了董事会文件以征询意见，在征询到社群意见后，我们于 6 月编制了一份文件，然后在 6 月至 8 月期间征询了第二组意见。然后在 8 月，我们完成了这份文件的定稿，这就是我们目前的进展。这份文件的最终版本已经发布。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就前进方向而言，我们看到的是，社群确实很不堪重负，也没有足够的带宽来处理其他项目。

但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和你们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至关重要。因此，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流程中，

我们如何协调一致，如何精简并确保我们能够处理演变，即我们的战略宗旨之一，但同时不会因此而影响正在完成的工作。

因此，我们所做的是，通过征集而得的社群意见，进一步确定了布莱恩·库特流程下确定的六个领域的优先级，并且实际上将它们简化为三个优先领域，即：确定工作优先级和有效利用资源；工作的准确性和范围；以及共识性、代表性和包容性。

我认为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确定的其他优先领域就会消失，例如角色和职责等等。这只是意味着它们将在五年运营规划期内得到处理。此外，我们希望通过解决前三个问题（优先级、准确性和范围，以及共识性和包容性），最终才能解决其他问题。它们可能是这些问题的副作用。

因此，我们已经启动的流程实际上是处理这些问题，并确保此项工作与现有工作（比如 ATRT3 和 PDP 3.0）相辅相成。

因此，我们现在处于实施规划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正在分配资源，而且我们只是在计划如何实际推进此工作。之后，我们仍然非常希望你们能就此工作的方式提出意见，并继续与社群合作开展这些活动。

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的进展情况总结。董事会的问题实际上与你们对此的看法有关。我认为，你们提出的问题已经说明了该项目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开展。

关于这一点，我想请贝基来谈一谈。

贝基·拜耳:

好的。谢谢曼蒂娜和马修。

我想再特别谈一谈你说的这个问题，并发表一些个人观点。尽管面对面会议显然能让我们受益，但我认为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说，通过某些方式，例如，通过此类 Zoom 远程会议，我们董事会与签约方机构之间进行的交流质量实际上已有所改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可以更频繁地召开会议，并且这些会议可以不太正式，比如采用对话等形式，进行更真诚的交流。我们认为利用这一点很重要。

因此，通过彼此对话并建立各种桥梁，我们便能相互了解并理解彼此的观点。董事会在与社群的不同团体互动时注意到这一点。但我认为，不同的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咨询委员会以及社群各个团体之间的互动也可能会从中受益。

我还想说一点，马腾在开幕词中也提到了这点，也就是时区问题，事实上，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会议开始的时间是在深夜或清晨，或者甚至是凌晨，这可能会增加（听不清）。我们正处于会议的第一周，有些人已经整夜做了很多工作，然后第二天还需要继续工作。

因此，我认为这是全远程会议的另一个劣势，与会者不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会有时差，而且实际上也没有机会可以克服时差。我们应该在彼此互动时尽量理解这一点。

---

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全都参与其中，那么在实际上成功的情况下，为结果贴上“失败”标签的可能性就会更小。基于这一理论，对于董事会应如何与签约方机构互动，以及签约方机构应如何与社群其他团体互动，你们有什么建议？

我看到乔纳森 (Jonathan) 举手了，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乔纳森。

乔纳森·罗宾逊

(JONATHAN ROBINSON): 谢谢贝基。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尝试将这些问题分为几部分来看可能会有所帮助。

我的意思是，就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演变而言，这是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集体战略问题。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中，我们将共同处理一个管理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之后，就 PDP 的危机而言，如果不是战略性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是存在的。对我来说，我想看到的是大家对这三个不同领域的看法。

你说得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们有 200 人参加此次远程会议。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中有许多方面已经得到改进，并且基本令人满意。

但另一方面，你指出的另一点是，有一个合理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紧挨着 ICANN 会议之前的 60 分钟内召开此次可能不必要的会议呢？我们可以在另外的时区、时间或情况下召开会议吗？

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尝试与你们一起处理这些不同的问题，并尝试提供类似的建议，我们不会简单地继续开展工作，也许对我们某些人来说，似乎是在这样做，以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演变为例，也许我们需要进一步缩减周期，从今后 12 个月的视角来看待，因为今后三到五年的工作重点与今后 12 个月可能会大相径庭。每当遇到一系列问题或挑战时，我们都可以对它们进行分解，看看哪些是我们现在无法处理的，或者哪些是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中急需处理的，我认为将问题分门别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问题。

因此，我希望这会对这个问题及其背后的一些想法提供稍微不同的看法。

谢谢贝基、曼蒂娜、马修和各位同仁。

贝基·拜耳：

谢谢乔纳森。各位的观点都很棒。我想重申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董事会有机会在社群的不同团体之间进行交流，实际上更频繁地与他们交流。这已经很令人满意了。当然，始终有一

个风险因素存在，也就是我们彼此交流的时间可能会持续一整天。

但是我认为，总的来说，相比将立场写出来并发送到以太网，把握机会召开虚拟会议并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可能更加有用。

接下来先请唐娜，然后是阿什利。

唐娜·奥斯汀：

谢谢贝基。我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队主席唐娜·奥斯汀。

我只是想对乔纳森和贝基所说的略作补充，贝基你提到，在 ICANN 会议之外，与社群团体的交流互动越来越多。我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有 60 分钟的时间。这样一来，在 12 个月的时间内，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与董事会之间的交流将达到 2.5 小时。因此，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很感谢有机会通过注册管理机构电话会议与你亲自交流。据我所知，CPH 在这段时间内曾与你和马修进行过一次对话。因此，我不确定除了会议之外，我们是否真的经常互动。

但我想向董事会提一个建议。那就是考虑将签约方机构作为董事会的资源。贝基经常会问我们，你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在我们公布了经签约方机构认可的 DNS 滥用的定义后，如果大家对此有疑问，请联系我们。我们很乐意和大家讨论。我真的很想改变那种思维定式。所以请将我们视为一种资

---

源，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以及签约方的日常工作。我们可以临时提供帮助，也可以按照乔纳森的观点，以 12 个月为期限安排会议，讨论一些可能对大家有所帮助的问题。所以，当你们就影响签约方的问题进行对话时，或者对我们开展业务的方式以及政策/法律问题对我们的实际影响存有疑问时，不妨将我们视为一种可靠的资源。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点，我们可以作为董事会的资源。谢谢贝基。

贝基·拜耳：

唐娜，非常感谢。

马腾，你想回应吗？唐娜在聊天室中提出了一个有关正在进行的工作清单的问题。我想你建议哈维尔 (Xavier) 来对此作出回应？

马腾·波特曼：

好的。不，我想，唐娜，是的，我们确实会密切跟踪需要开展哪些工作，以及社群中正在开展的工作。为此，组织给予了我们很好的支持。他们在会议期间向我们介绍相关信息，让我们了解即将开展的工作，我们也可以为此设定自己的工作重点。



---

但实际上，哈维尔承担的新职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想你已经很好地胜任了这项职责，并且可以协助举行这些会议。

你能否进一步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

哈维尔·卡尔维兹

(XAVIER CALVEZ):

谢谢马腾。谢谢贝基。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贝基·拜耳:

可以。

哈维尔·卡尔维兹:

谢谢。

唐娜，谢谢你在聊天室中发表的意见和提出的问题。我有幸参加了你们刚刚与 CPH 举行的会议。在对话中，你们还提到需要确定工作优先级。我们都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得更好，也就是工作重点。GNSO 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规划会议，会上将提供一份已审核活动的清单，并尝试围绕该清单安排工作。我知道 CPH 也在这样做。

我们都希望能够更好地组织各项工作，前提是理解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工作重点。但是，如果将整个社群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这份清单就包含了每个人的共同之处，这就意味着，我们有

机会真正将小组视为整体来确定工作优先级，这将使每个人受益，最大程度地减少同时在处理的不同主题的数量，而你们早些时候发表的许多评论都与此有关。启动的工作有很多，因此很难结束主题并完成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同时开展的工作有很多。

因此，在规划流程中，我们正在尝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或每年组织一次目前尚不存在的阶段，我们希望将其设计并纳入规划流程，在这个流程中，我们可以将社群团体汇聚一堂，并将他们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清单进行汇总，从而有机会通过这种方式真正共同决定我们认为我们作为一个社群应该处理的工作，然后，这些决定可供组织在为这份重点工作清单提供支持时借鉴。

因此，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概念。过去，我们还没有真正正式尝试过。我们将组织此流程作为年度规划流程的一部分，目的当然是尝试减少整个社群在任何时候处理的主题数量并确定优先级。

这并不容易，需要时间和精力。每个人都需要为此妥协。但这是对我们真正合作方式的必要改进。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也是一项挑战，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但是组织将竭力支持社群的工作。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 哈维尔。

马克西姆 (Maxim) 在聊天室中问道, 每个社群保留多少个同时进行的流程才是绝对正确的?

我们认为, 无论是制定某种真实、具体的清单, 列出“我们需要开展的所有工作”, 还是哈维尔所提出的流程, 也就是社群真正聚集在一起并决定可以做些什么以及有哪些重点工作, 这些都促使我们要更加认清我们可以承担什么, 然后推进我们已作出承诺的那些项目, 但我们需要真正专注于推动它们向前发展。

阿什利, 然后是萨曼莎 (Sam)。

阿什利·海内曼:

谢谢。我觉得这个阵容很完美。我只是想继续谈一谈我们刚才所说的问题, 我认为这确实是问题的核心, 也就是我们都在开展许多不同的工作, 而忽略了作为一个社群, 我们所有人都在朝着什么方向努力。我觉得这是一个系统性宏观问题, 影响着人们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完全信赖, 因为我们没有始终作为一个社群来合作。我们没有始终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这几乎体现在正在进行的每个工作组和活动中, 很明显我们正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努力。我们处于不同的竞争领域。我们有些人是签约方, 有些人则不是, 而有些人可能只是涉足这一领域, 但他们的业务核心和重点不一定是整个 DNS。

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改进流程和程序，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我们需要重塑社群。如果缩短或减少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量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此有所帮助，这也许会从整体上改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因为我仍然觉得，如果我们不作为一个社群来合作，我们始终会互相对抗。

我觉得我们的构成方式在很长时间都是如此，我们发现自己处在某个困境之中，却永远也无法摆脱困境，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脱离困境。

所以，我想再说一次，我们收到的高傲评论居多，但建设性的意见却并不多。抱歉我这么说。但是，如果想让我们不仅支持模型而且肯定模型带来的成果，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弥合这种差距的方法。所以，无论付出什么都是值得的，谢谢。

另外，我知道萨曼莎在更正式的演变方法方面有很好的见解。很高兴她能跟进这个问题。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萨曼莎。

---

萨曼莎·德梅特拉

(SAMANTHA DEMETRIOU): 我的压力好大。谢谢大家。我开个玩笑。我是萨曼莎·德梅特拉。我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政策副主席，并且我还与 VeriSign 合作。我尽量介绍得比之前更详细一些，以便记录。

我认为阿什利提出了很多非常出色的观点，我想向大家说明一下注册管理机构在最近的后续步骤文件中提交的一些意见，对此注册服务机构也作了很多回应，刚刚曼蒂娜也提到，这份文件于 6 月发布，然后于 8 月定稿，在围绕不断演变的 MSM 流程进行的磋商流程期间，我们一直在重申所有这些内容，它们都与确定优先级流程的重要性有关。

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观点与哈维尔提出的看法非常一致，这是社群以前从未做过的，尤其是在整个社群中。我们意识到这很困难。

因此，我们的一个建议是，我认为这需要大量的专业支持，我想在这里提出来供大家考虑。据我观察，GNSO 理事会真的非常擅长于找到确定工作优先级，以及安排和组织工作的方法。我知道，他们得到了 ICANN 员工的大量外部支持，这些员工在项目和计划管理方面都拥有丰富的经验。因此，理事会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一种项目管理结构，使他们可以在更长的期限内考量工作，并且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共同解决问题。

这是整个社群所没有的。所以，我不仅认为我们需要处理这个问题，以解决优先级问题，并确保我们能够完成需要做的所有工作，而且我还认为应将社群团结在一起，并让社群的各个团体都知道社群的重点工作有哪些，以及哪些工作对其他团体来说很重要，这将有助于解决阿什利提到的问题以及这些文件中提出的其他问题，包括孤岛问题和我们要处理的文化问题，它们导致每个人都有些根深蒂固，并且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这很容易让我们分心，而忘了我们最终都在共同努力合作。

这确实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它是 MSM 演进项目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很高兴听到你们接下来也会关注这一点。

最后，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努力完成的最具体的工作，以便真正将其付诸实践。我还想重复一下唐娜和其他人所说的话，我们将竭尽所能支持大家今后的工作。

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积极地发表意见和建议，但我也绝对同意贝基之前所说的，那就是这种较为随意的互动也很有帮助，我们也可以真正地交流，听到对方的声音，看到彼此的脸。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欢迎进行更多这样的交流，尤其是在你们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抱歉，我有些长篇大论。

贝基·拜耳:

不，实际上非常有帮助。回到乔纳森的观点以及你关于作为资源  
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重要提醒。还有就是“请小心  
你的要求”。

我和跃然曾就我们有疑问的方面进行过对话。我们讨论的结果  
是，我们会直接询问是否可以与你们进行交流。

所以，你们将更多地收到“我们不理解”或“你们能帮助我们  
理解这一点吗？”或“这个流程是怎么回事？”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也就是在用白纸黑字写出意  
见之前应该进行交流，以确保我们彼此理解。

阿什利回复说：“请务必这样做。”我们会的。

唐娜等一下。对不起唐娜。我要打断你，因为我答应跃然他可  
以介绍一下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希望从中获得意见的那项调查。

马跃然:

谢谢。

当然，签约方机构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一种资源。我们必须  
共同努力，这一点很重要。我欢迎讨论。

我们讨论的一些事情包括，我们举行过 ICANN 会议和面对面会  
议，它们是 ICANN DNA 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  
式。因为我们在这里排除阻碍、彼此会面并自然地交流。就像

你看到几个人，你有问题，你们找个房间或者酒吧，然后解决问题。因为 ICANN 的职责实际上就是解决问题。但这在目前的形势下无法做到。所以，我们变得越来越孤立，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于是我们在深夜举行了这次会议。

实际上，此次会议的目的之一（听不清）就是进行这样的讨论，并确保讨论不仅是在房间中的几个人之间进行，而且你们自己也应该真正进行讨论，并提出有关解决方法的建议。你们可能会说这与会议或会议策略有关。但这实际上就是你们所讨论的所有方面。当我们无法见面时，我们必须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互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都在寻求的建议。我不知道答案。答案可能掌握在你们手中。但是，答案也可能会因社群的不同团体而异。

（听不清）将调查看做一个讨论点，我们将征集意见并对其进行研究，并尝试根据这些单独的意见找出方案。我希望这可以成为讨论的起点。

在我参与的每一次对话中，都谈到了进行讨论的必要性。ICANN 社群的不同团体之间存在很多共性，他们常常不同意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尽管本次讨论的时间很短，但我真的很期待结果，之后，我们会将其付诸实践，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方案，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为此制定了一个流程。



---

用你们的话来说，双方在此方面都非常重要。

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

唐娜，然后是马腾。

唐娜·奥斯汀：

谢谢贝基。我是唐娜·奥斯汀。

好的，大家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贝基·拜耳：

可以。

唐娜·奥斯汀：

谢谢。

我想回应一下玛丽 (Mary) 在聊天室中发表的评论。这条评论与跃然和马腾与 SO 和 AC 领导人进行的对话有关。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些棘手。

请确认 GNSO 理事会主席并未代表 GNSO 的其余成员及其各自的 SG 和选区发言。另外，请确认我们就这些论坛上讨论的某

些主题提出的问题、想法和观点可能会有所不同，也可能会大不相同。

当我们谈论 GNSO 理事会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进行战略规划，以及制定了政策制定流程时，在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内，我们有许多讨论小组或工作组，它们正在研究其他问题。

我不知道...哈维尔，我很想知道你是否了解这些情况。因为我们各自的 SG 中都有正在从事与 ICANN 问题相关的其他工作的资源或人员，了解这一点很重要。

我想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可能有四至五个活跃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会定期召开会议。如果不是每周一次的话，也许就是每隔一周一次。

所以，请意识到 GNSO 理事会主席并不代表 GNSO 发言，并尊重这一点。我们是组成 GNSO 主体的 SG 和选区。这与理事会是完全分开的。

因此，我想提一个礼貌性请求，今后在进行此类对话时，请考虑将 GNSO 的 SG 和选区主席纳入这些对话之中。

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唐娜。

跃然，你有什么要说吗？

马跃然:

我可以代表...现在我可以...这个小组不负责制定决策。这个小组不代表任何人制定决策，其章程中已经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它的职责在于协调。但它很像在 ICANN 的不同小组之间进行协调，例如，GAC 可与 GNSO 理事会讨论即将开展的工作。如你所知，唐娜，每次我们提出建议后，我们都会与整个社群进行讨论。

但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点。GNSO 主席已明确表示他不负责制定决策，而是将我们在该小组中讨论的结果传达给 GNSO 理事会。

我想这个小组是根据社群倡议组建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南非的讨论的话，当时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如何提高 ICANN 效率以及由谁确定工作重点，这个主意非常棒。这个小组就是在这次讨论中提出来的。我觉得它一直运作得很好。它们是结构的一部分，但并非决策机构。

我希望以上内容能消除大家对这个小组的任何误解。

谢谢。



当然，传统上，我们也有公共论坛，这些论坛更多地是跨孤岛或独立于孤岛进行，并且真正能够跨孤岛运作。SO/AC 领导人会议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正在开展的工作，以及如何更好地与外界沟通，而不是通过流程本身。

因此，我们期待继续寻找新的方法。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提出建议。另外，我们也非常清楚，签约方机构会与我们携手促进 ICANN 取得成功。因此，我们很乐意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都希望 ICANN 能够正常运作，并且我们都在为此而努力。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谢谢你的意见。

贝基·拜耳：

谢谢马腾。我还想就“不只是聆听”这一点再说几句，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应该积极地将你们视为一种资源，并在遇到问题时积极地寻求你们的意见。另外，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也正如哈维尔所说，还有一点“请小心你的要求”。但我确实觉得，我们的明确意图是更加刻意、积极地开始这样做，并在立场坚定之前促进对话，以期增进理解。

我很认同唐娜的观点，即 GNSO 主席，也就是 GNSO 理事会主席具有非常特殊的作用。并且与我们互动时有义务代表理事会的意见。但是，在所有情况下，GNSO 理事会主席都将代表或

反映 GNSO 本身任何特定部分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这并不是一个公平的假设。我们在过程中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阿什利，我看到你举手了。

马腾，我想你可能是误操作。

阿什利·海内曼：

大家好。我是（听不清）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阿什利。

我只是想说，我根本不关心我的要求。我觉得任何与大家交流的机会都是难能可贵的。很遗憾，这个程度还不够大。

我想说的是，如果 ICANN 董事会成员想与我们交流，我们不会惊慌失措地说，“哦！不！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走开。这应该是正常操作。

我认为 ICANN 的产物之一是，我们往往会想当然地揣测别人的意图、用意和动机。我想突破这一点，能够与大家交流并更好地理解大家。因为那是我们每一方都需要做的另一件事。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更频繁地交流，那么无论是强制还是自愿参与，我都会鼎力支持。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让这种虚拟体验促进我们之间更频繁地交流，那么我想我们当然应该共同找出这种方法。

---

贝基·拜耳： 谢谢。我想我们都同意这一点。

关于这个主题，还有其他意见吗？

我可以总结一下，我们确实需要作为一个社群聚在一起，以了解我们的工作量并确定其优先级，然后专注于实际可以完成的工作。我们的确需要将彼此视为资源，更多地参与对话，并利用可以通过眼神交流的优势，即使是在 Zoom 屏幕上，以确保我们通过共同努力来使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正常运作。

阿什利、唐娜，你们最后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吗？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其他人有意见吗？

唐娜，请讲。

唐娜·奥斯汀： 好的，贝基，让我们...我想我们都说过这一点了。也就是让我们保持交流。

我觉得阿什利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应该尝试更加坦诚一点，卸下防备，不要从防御的角度出发进行交流。前些天，我们和 PSWG 进行了交流，我总是感觉有人提到“DNS 滥用”时，我们会直接采取防御态度，因为我们始终觉得自己受到了攻击，毕竟我们确实是社群中唯一可以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 DNS 滥用问题的团体。所以，对话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

---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放松警惕，并尝试更加坦诚地交流，比如，我们可以说，好吧，让我们...DNS 滥用是问题所在，但假设我们有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需要做的？这就会开启另一段对话。

但是当大家与签约方交流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只关注这一点。不过，如果我们扩大关注范围，摆脱负面想法，我想我们就可以更加开诚布公地对话。我认为这真的很有帮助。

我得知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将在本次会议结束后卸任，如果可以的话，

克里斯，我想代表签约方感谢你的付出和贡献。我知道这显然不...作为董事会成员并不容易。我知道你在 NGPC 中承担了很多负担，不知道我有没有拼对？也就是新 gTLD 项目委员会，主要是在后续程序工作方面，我非常感谢你创造了历史，而你可能会带走其中的大部分。但我只是想感谢你为董事会和更广泛社群做出的贡献，感谢你的付出。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帕特里西奥 (Patricio)。

谢谢克里斯。



---

贝基·拜耳:

谢谢唐娜。

好的。“是的，克里斯。”是对的。

我们应该转到董事会的问题吗？我们在这里预览一下。

马腾·波特曼:

如果克里斯想花一些时间来表达他对签约方机构和 GNSO 的感谢的话，我是不会介意的。

贝基·拜耳:

来吧，克里斯。

你不会说你有多想在下一轮担任主力吧？

马腾·波特曼:

你无言以对了么？

贝基·拜耳:

显然他没什么要说的。

好吧。

好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已经从曼蒂娜和马修身上看到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它们涉及提高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有效性的关键问题和加速机会。

我想我就不再重复我们已经说过的了，曼蒂娜和马修，你们现在想接着谈一谈吗？

我看到克里斯举手了。克里斯，请讲。

我想他肯定静音了。

弗兰科·卡拉斯科： 他已经解除静音了。但他的麦克风似乎有问题。

贝基·拜耳： 好。好吧，等他好了再说

马腾·波特曼： 他很擅长模因。他很擅长模因。我们可以读懂你的唇语。

贝基·拜耳： 他的麦克风无法正常工作。好吧。

唐娜·奥斯汀： 嘿，贝基，抱歉打断你。我们可以确认一下时间吗？我们以为这次会议只有 60 分钟，所以距离会议结束还剩 4 分钟。

---

弗兰科·卡拉斯科： 没错。我们只剩四分钟。

贝基·拜耳： 好的。很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得差不多了。

我确实认为，我们在之前的对话中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对话非常有帮助。

关于这个特定问题，马修和曼蒂娜，你们还有话要说吗？

马修·希尔斯： 是的，贝基，你的确是对的，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你向董事会提出的问题确实提到了我们目前正在解决的许多问题的核心。

我在聊天室中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萨曼莎提出了几个非常好的观点。我只是想指出...向大家介绍多利益相关方发展文件，因为它确实解决了确定优先级、确定范围以及我们在弥合差距工作中提出的其他一些关键问题，旨在提高流程效率，从而促进其演变。

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但是我觉得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许多工作都将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成效。我们只是在做准备。

正如哈维尔所说，我们在组织中设定了一个新的规划职能。董事会还将在规划上投入更多的时间。我们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希望这会有助于我们发展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从而提高其效率。

我认为，这在新冠疫情期间将有所帮助。

贝基·拜耳：

谢谢，马修。

最后有请马腾来说几句。

谢谢大家今天上午的宝贵时间，这次对话很愉快，希望我们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进一步交流。

马腾，你想...

马腾·波特曼：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本次会议，也感谢大家为 ICANN 和我们所付出的一切。不胜感激。

由于疫情原因，我们的出行能力受到限制，我们目前的工作方式也因此受到了影响，我完全理解。

同时，我也看到，我们正在真正携手改善，努力实现目标。

---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本次讨论。在今后的时间里，我们期待能够以最适合的方式或形式进行进一步讨论。

非常感谢，下次再见。

贝基·拜耳： 谢谢。

唐娜和阿什利，你们还有要说的吗？

好的。

>> 没有。

唐娜·奥斯汀： 谢谢贝基。

贝基·拜耳： 我还想说一句，这件事阿什利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在书架评分中，阿什利获胜了。

谢谢大家。下次见。

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